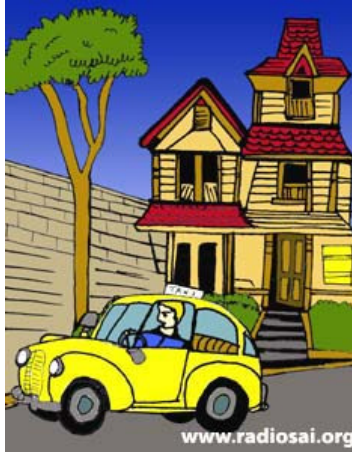


兜风



二十年前，我驾驶德士为生，那是一种自由，没有老板监管的工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德士司机与牧师的服务有些类似，因为在夜间载客时，我的德士成了流动忏悔室，经常有搭客在后座倾诉他们的心事。

在我遇见的一些搭客中，有的令我惊讶，有些让我敬重，也有让我欢笑和流泪的人物。但是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八月的一个深夜里载送的一位老妇人。

当天晚上，我接到了一通来自一个偏僻社区的电话，我猜想载送的是一个参加派对后赶回家的人，或者是一个刚与爱人吵架的人，又可能是上早班的工厂员工。当我在凌晨 2 点 30 分到达目的地时，四周黑漆漆，只有一座建筑物底层的一间单位的窗口透出灯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司机会按一两声车笛，稍等一分钟便离开。我载过许多没有车的市民，德士是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，所以，除非直觉告诉我处境危险，不然我都会前去敲门。

我轻轻敲门，“你等会儿。”里面传来苍老的声音，似乎还夹杂着拖拉物件的吵音。一会之后，门开了，一位大约 80 岁的矮小妇女出现在我眼前，她身穿印花衣裙，头戴扣住薄纱的圆桶形帽子，有如 40 年代电影的演员。在她身边有个尼龙手提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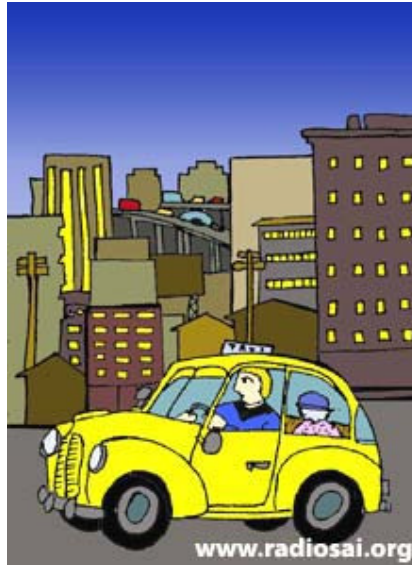


那间公寓好像已空置多年，所有的家私都用布盖着，墙上没有时钟，柜台上也没有家具，角落边有一个纸箱，里面装满相片和玻璃器具。

她请求：“你可以帮我拿行李上车吗？”我把行李拿上车后，再回头去帮她。她挽着我的手臂，我们一起慢慢走向车子。

她不停地道谢，我说：“别客气，我对待乘客就象对待我妈妈应有的尊重。”老妇人赞赏说：“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”

上车后，她递给我一张地址：“你可以载我经过市中心吗？”我坦白对她说：“那不是最快的路线。”她回答说：“噢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不赶时间，我正要去住安宁疗养院了。”我从望后视镜见到她闪烁的眼神，她继续说：“我没有亲人，医生说我不会活太久了。”



我悄悄地把计程器关了，“你要我开车到哪里？”

接下来的 2 个小时，我们穿过了市区的大街小巷，她指着其中一间建筑物，告诉我说她曾经在那当过升降机服务员。我们也经过她新婚后与丈夫住过的地方。车子在一间家私店前停下来，老妇人说那里曾经是她年轻时跳舞的舞厅。她也叫我在一些建筑物或角落前慢驶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一片深邃的黑暗。当第一丝阳光从地平线透出来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我累了，我们去安宁院吧。”

我按照地址驾驶到安宁院，车子一停下，两名值勤员走出来接待她。我打开车厢把行李拿给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。



“我欠你多少车资？”她一面问，一面伸手进钱包掏钱。“你没欠我钱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要养家的呀?”她说。“我还可以载其他搭客。”我说。

我弯身给她一个拥抱，她紧紧地抱着我说，“谢谢你，陪伴我这个老太婆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。”

我握握她的手，向她道别，然后缓步走向旭日的晨光。听到后面传来的关门声，感觉好像是一个生命终结的信号……

那天，我再没有接载任何搭客。我漫无目的地驾着车，沉思良久，一整天都说不出话来。

如果老妇人遇到一个没耐心、易怒又急着赶下班的司机，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？如果当时我拒绝载她，或只按一声车笛后就离开的话，那又会怎么样？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
我们总是认为，人活着就为了追求灿烂的刹那，然而，灿烂的花火往往在偶然、不经意间降临，隐藏在不平实而微不足道的事物中。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
原著: Radio Sai Listeners' Journal, Vol. 6, Issue 6, June 2008

译: 中文组